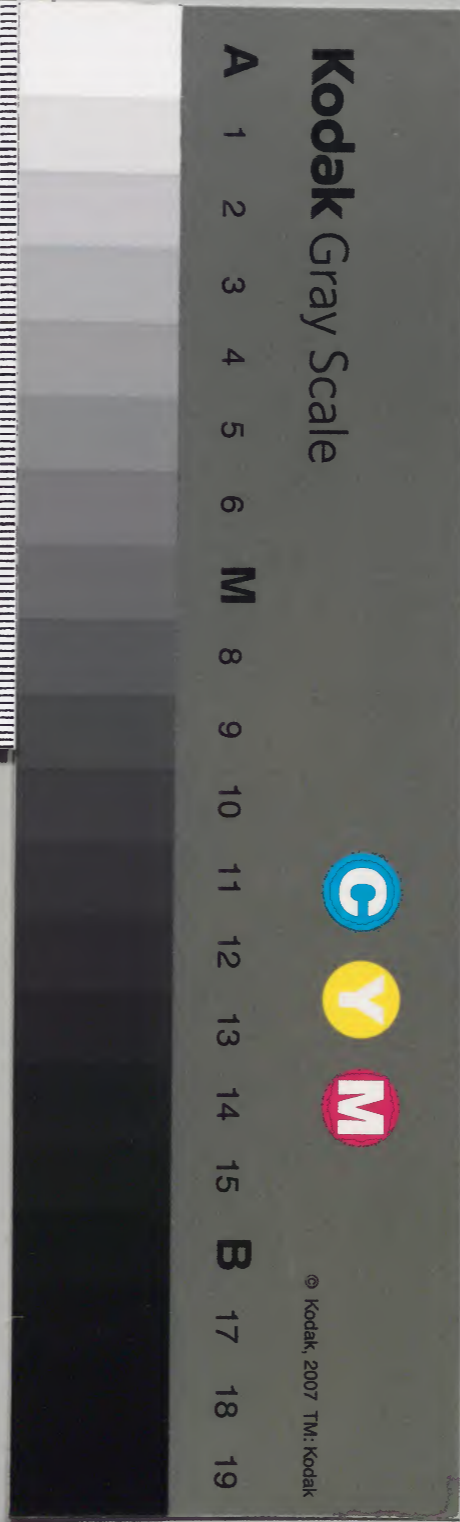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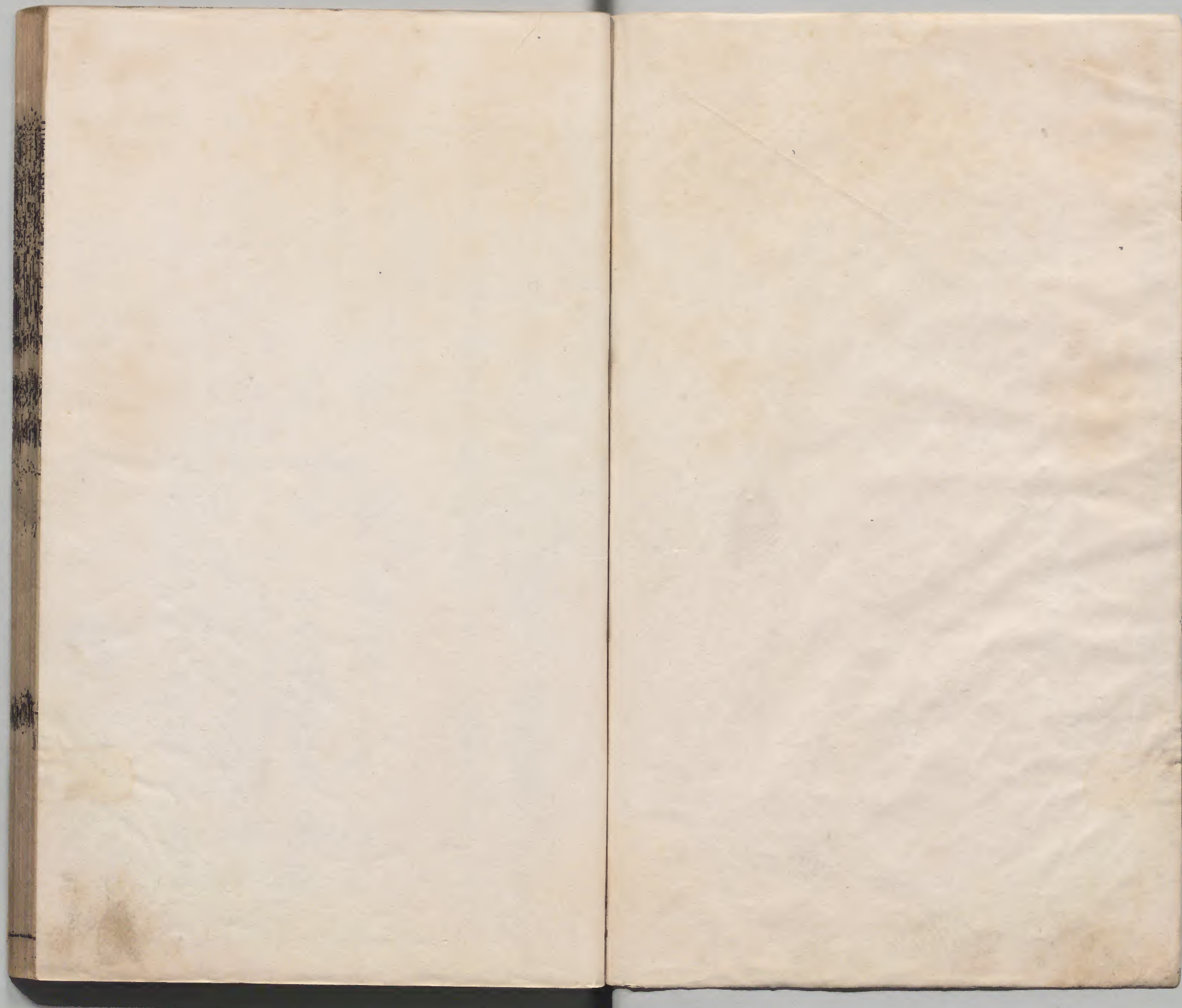
魏紀

自六十九
至七十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8
冊數	180 (42)
函號	別 7 1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九

淺草文庫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魏紀一起上章困敦盡亥默攝提格凡三年 操

破表尚得冀州遂居於鄴鄴漢之魏郡治所魏大名也遂封為魏公又識云代漢者當塗高當塗高者魏也文帝受漢禪國遂

世祖文皇帝上 諱不字子栢武王操長子也謚法學勤好問曰文世祖廟號也

禮祖有功而宗有德謚法景物四方曰世承命不遷曰世靖民則法曰皇明一德者

日皇明一合道日皇德象天地日帝案道無為日帝

黃初元年

魏受漢禪推五德之運以土繼火土色黃故紀元日黃初是年十月受禪方改元

春正月武王至洛陽庚子薨

魏王操謚日武

王知人善察難

眩以偽

眩者目無常主難眩以偽謂人不能亂其明

識拔奇才不拘微賤

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

陳讀日陣

意思安閑

思相吏翻

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執盈溢勲勞宜賞不

吝千金無功望施

施式或翻

分豪不與

豪即毫字

用法峻急有

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

麗

好呼到翻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內

日幾者以不能并吳蜀也芟所銜翻

希翻

是時太子在鄴軍中騷動羣僚欲祕不發喪諫

議大夫賈逵以為事不可秘乃發喪或言宜易諸城

守悉用譙沛人

曹氏沛國譙人小見者以鄉人為可信也守式又翻下同魏郡太

守廣陵徐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

專任譙沛以沮宿衛者之心乃止

沮在呂翻

青州兵擅擊

鼓相引去

青州兵獻帝初平三年操破黃巾所降者

眾人以為宜禁止之

不從者討之賈逵曰不可為作長檄令所在給其稟

食

為于偽翻下上為下為同稟讀日廩食如字長檄猶今軍行所至給券也

鄆陵侯彰從

長安來赴

操自漢中還師而東彰定代而西迎操因留彰長安鄆陸德明謁晚翻又於建翻師

問逵先王璽綬所在

璽斯氏翻

逵正色曰國有

通鑑卷之六十九

魏紀一

文帝

二

贊

操不稱帝有亮之者以其賢耳實無優劣

晉安子王

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凶問至鄴太子號

哭不已號戶中庶子司馬孚諫曰續漢志太子中庶子秩六百石職如

侍中君王晏駕天下恃殿下為命當上為宗廟下為萬

國柰何效匹夫孝也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

羣臣初聞王薨相聚哭無復行列剛行戶孚厲聲於朝

曰朝直今君王違世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萬

國而但哭邪乃罷羣臣備禁衛治喪事孚懿之弟也

治直羣臣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謂須待漢帝詔命也尚書

陳矯曰王薨於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

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愛子謂鄴陵侯彰也彼此生變則社

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辨辨與辦同明日以王

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漢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

奉策詔授太子丞相印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華戶化翻

於是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元延康此漢改元魏志也二

月丁未朔日有食之壬戌以太中大夫賈詡為太

尉御史大夫華歆為相國大理王朗為御史大夫

丁卯葬武王于高陵高陵在鄴城西操遺令曰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

魏紀載操令曰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陵王弟鄴陵侯彰等皆就國臨

苗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臨苗侯植醉酒悖慢劫脅

使者時禁切藩侯使謁者監其國監古術翻悖蒲內翻又蒲沒翻王貶植為安鄉

植之屢表
悒悒久矣

通鑑卷六十九 魏紀一 文帝

未有亂萌
遽誅植党
事孰大此
諸公胡不
力許

侯誅右刺姦掾沛國丁儀

王莽置左右刺姦以督姦
獵光武中興亦置刺姦將

軍然公府掾無其員也魏晉公府
始有營軍刺姦等員掾俞絹翻

及弟黃門侍郎廙

并其男口

并男口誅之絕其世也
廙逸職翻又羊至翻

皆植之黨也

魚豢論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殊

也分扶
問翻

執使然耳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昔

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

於植者豈能與難難乃
且翻乃令楊修以倚注遇害丁

儀以希意族滅哀夫

初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

散騎常侍秦官也秦置
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

騎從乘輿車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以為加官漢東
京初省散騎而中常侍用宦者至是初置散騎合之

於中常侍為一官曰散騎常侍掌規諫不典事貂璫
插右騎而散從後遂為顯職散騎侍郎自魏至晉與

散騎常侍侍中黃門侍郎
共平尚書奏事江左乃罷其宦人為官者不得過諸

署令謂左右中尚方中黃左右藏左校甄官奚官黃
門掖庭永巷御府鈎盾中藏府內者等署也

為金策藏之石室時當選侍中常侍王左右舊人諷

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調徒
弔翻司馬孚曰今嗣王新

立當進用海內英賢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

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也遂他選尚書陳羣以天

朝選用不盡人才天朝謂漢朝
也朝直遙翻乃立九品官人之灋

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

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九品中正自此始九品上上
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下下

上下中下下也別彼列翻

夏五月戊寅漢帝追尊王祖太尉曰

太王

王祖漢太尉曹嵩也

夫人丁氏曰太王后

王以安定太

守鄒岐為涼州刺史西平麴演結旁郡作亂以拒岐

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皆

自稱太守以應演

誅韓遂者麴演也蓋威行武威三

種胡復叛

種章勇翻復扶又翻

武威太守毋丘興

母丘復姓也

告急

於金城太守護羌校尉扶風蘇則則將救之郡人皆

以為賊執方盛宜須大軍時將軍郝昭魏平先屯金

城受詔不得西度

金城與武威張掖酒泉隔河

則乃見郡中大吏

及昭等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

心因釁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既

獲益眾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

待大軍曠日彌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執

難卒離

卒讀日猝

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昭等從

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

降戶江翻下同

與毋丘興擊

張進於張掖麴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

實欲為變則誘而斬之

誘音西

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

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黃華懼乞降

據裴松之註華

即後為兖州刺史奏王凌者也事見七十五卷邵陵厲公嘉平三年

河西平初燉煌太

守馬艾卒官

燉徒門翻卒于恤翻下同

郡人推功曹張恭行長史

蘇則 郝昭 魏平

張恭

張就

事恭遣其子就詣朝廷請太守會黃華張進叛欲與
 燉煌并執執就劫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疏曰大
 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
 哉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掎之耳。掎舉綺翻從後
 牽曰掎又云偏
 引曰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論語曰
 君子惡
 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謂下流當惡居而不當愛
 也一日流輩也牽於父子之愛而廢君臣之義是常
 人之流下一等見恭即引兵攻酒泉別遣鐵騎二百
 及官屬緣酒泉北塞東迎太守尹奉黃華欲救張進
 而西顧恭兵恐擊其後故不得往而降就卒平安奉
 得之郡詔賜恭爵關內侯 六月庚午王引軍南巡

秋七月孫權遣使奉獻

蜀將軍孟達屯上庸與

副軍中郎將劉封不協封侵陵之達率部曲四千餘

家來降達有容止才觀觀工玩翻王其器愛之引與同輦

以達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

庸西城三郡為新城蜀分三郡見上卷漢
獻帝建安二十四年以達領新

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行軍長史劉曄曰時魏王引
軍南巡以

曄為長史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好呼到翻必不能感恩

懷義新城與孫劉接連蜀之漢中吳之宜
都皆與新城接連若有變態

為國生患王不聽為孟達叛魏張
本為于偽翻遣征南將軍夏侯

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劉封上庸太守申耽叛封

憂可勿死

天道

來降封破走還成都初封本羅侯寇氏之子漢中王
 初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之為子諸葛亮慮封剛猛
 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漢中王因此際除之遂賜封
 死五月父卒六月巡武都氏王楊僕率種人內附種章勇翻甲午王次
 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于邑東設伎樂百戲伎巨綺翻
 吏民上壽日夕而罷

孫盛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故雖三季之
 末謂三代之季也七雄之敝秦趙韓魏齊楚燕為戰國七雄猶未有廢衰

斬於旬朔之間釋麻杖於反哭之日者也麻經也居父喪

直杖禮既葬而反哭檀弓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喪倉回翻逮于漢文變易古制事見十五卷文帝後七年人道

之紀一旦而廢固已道薄於當年風頽於百代矣

魏王既追漢制替其大禮處莫重之哀處昌呂翻而設

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而墮王化之基夏書曰有典有則貽

厥子孫墮讀曰隳及至受禪顯納二女獻帝之禪也冊詔魏王曰漢承堯運

有傳聖之義登降二女以嬪于魏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

促也

王以丞相祭酒賈逵為豫州刺史豫州統潁川汝陰汝南梁國沛郡譙

郡曾郡弋陽安豐等郡晉地理志曰魏武分沛郡立譙郡分汝南立汝陰郡合陳郡於梁國沈約志曰弋陽縣本屬汝南魏文帝分是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
 立郡又分廬江為安豐郡

丞相刺史吏治

能攝郡攝總錄也達曰州本以六條詔書察二千石以下。

舉漢制也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

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灋盜賊公行。州知而

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復扶又翻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

如灋者。皆舉奏免之。外脩軍旅。內治民事。治直之翻興陂

田。通運渠。吏民稱之王曰達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

以豫州為灋。賜達爵關內侯。左中郎將李伏太史

丞許芝表言魏當代漢。見于圖緯。其事眾甚。據獻帝傳李伏

王順天人之望。時勸進者辛毗劉曄傳巽衛臻桓階

陳矯陳羣蘇林董巴繼之者司馬懿

鄭渾羊祜鮑勛王不許。冬十月乙卯。漢帝告祠高廟。使行御

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于魏王。三上書

辭讓。乃為壇於繁陽。時南巡至潁川潁陰縣築壇于

在許南七十里東有臺高七丈方五十步南有壇高二丈方三十步即受終之壇也是年以繁陽為繁昌

辛未。升壇受璽綬。即皇帝位。考異曰陳志云丙

午行至曲蠡漢帝禪

位庚午升壇即祚表紀亦云庚午魏王即位按獻帝

紀乙卯始發禪冊二十九日登壇受命又文帝受禪

碑至今尚在亦云辛未受禪陳志表紀誤也范書云

魏遣使求璽綬曹皇后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

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大不祚爾左右皆莫能

仰視案此乃前漢元后事且璽綬無容在曹后之所

此說也燎祭天地。獄瀆。改元大赦。十一月癸酉。奉漢帝

為山陽公。山陽縣屬河內郡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封公四

帝魏寇蜀
温公特據
史書書之
然失裁矣
紫陽為是

終了執董
貴人殺伏
后一案寔
為帝名為
王不帝其
身帝其子
操好也哉

衛臻

子為列侯追尊太王曰太皇帝武王曰武皇帝廟號
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漢諸侯王為崇德侯列
侯為關中侯羣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為司徒
御史大夫為司空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山陽公奉二
女以嬪于魏帝欲改正朔侍中辛毗曰魏氏遵舜禹
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
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為得天正何必期
於相反帝善而從之自是之後遂皆以建寅為正傳直戀翻時羣臣並
頌魏德多抑損前朝勅直遙翻散騎常侍衛臻獨明禪授
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數所角翻天下之珍當與山

陽共之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

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承為後式案典籍之文

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禮記婦人無爵從夫

之秦違古灋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

是也其勿施行仍著定制藏之臺閣臺閣尚書中藏故事之處十

二月初營洛陽宮戊午帝如洛陽裴松之曰案諸書記是時帝居北宮

以建始殿朝羣臣門曰承明陳思王植詩謂帝承明廬是也至明帝時始於漢南宮崇德殿處起太極昭

陽諸殿魏略曰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

柔故除佳加水變雉為洛帝謂侍中蘇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

域通使燉煌使疏吏翻燉徒門翻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帝益得

不復扶又翻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幕即

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帝召東中

郎將蔣濟為散騎常侍時有詔賜征南將軍夏侯尚

曰卿腹心重將重將即亮翻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

人尚以示濟濟至帝問以所聞見對曰未有他善但

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

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誠書洪範曰臣無有作威作福臣而有作威作福其害

于而家凶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帝即

遣追取前詔帝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

時營洛陽故欲徙冀州士卒家以實之時天旱蝗民饑羣司以為不可

而帝意甚盛侍中辛毗與朝臣俱求見見賢遍翻帝知其

欲諫作色以待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

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為非也帝

曰吾不與卿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

廁之謀議之官侍中於周為常伯之任在天子左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安能

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

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

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辛毗字佐治治直吏翻毗曰

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故臣不敢不力争帝乃

徙其半帝嘗出射雉顧羣臣曰射雉樂哉毗對曰於

陛下甚樂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為之稀出射而亦翻

樂音洛為于偽翻

二年考異曰陳志正月乙亥朝日于東郊表松春

正月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祀漢平帝元始元年封褒成

君孔霸曾孫均為褒成侯奉孔子祀王莽敗失國光武建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志子損和帝

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魏封孔子二十一世孫羨為宗聖侯邑百戶晉封二十

三世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封二十七世孫乘為崇聖大夫孝文太和十九年幸曾又改封二十八世孫

珍為崇聖侯比齊改封三十一世孫為恭聖侯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帝

改封為紹聖侯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封孔子裔孫倫為褒聖侯

公孫恭車騎將軍恭公孫度次子康之弟也初復五銖錢漢獻帝初

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今復之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

王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羣下競言符瑞勸漢中

王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時費詩為益州前部司馬費父沸翻

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

眾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

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王于况翻及屠咸陽獲子嬰

猶懷推讓推吐雷翻况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

臣誠不為殿下取也為于偽翻王不悅左遷詩為部永昌

從事為益州刺史部從事部永昌郡夏四月丙午漢中王即皇帝位

於武擔之南蜀本紀曰武都有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為妻不習水

土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武都擔土於成都郭中莽蓋地數畝高十丈號曰武擔也裴松之曰案武擔山在成都西北蓋以乾位在大西北故就之以即祚杜佑曰武擔山在蜀郡西大赦改元章武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

臣光曰天生烝民其勢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

治之治直之翻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

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温公之說正祖周書所謂撫我則后虐我

則讐之意白虎通曰君者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

侯何啻萬國黃帝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有民

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灋度班號

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疆大之

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帥讀曰率故自古

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如共

工氏在伏羲神農之間秦在周漢之間皆謂之霸而不王所謂曠世無王也又如有窮之於夏共和

之於周亦曠世而無王也秦焚書坑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

勝以秦為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

之論興矣孟康曰秦推五勝以周為火用水勝之漢儒以庖犧繼天而王為百王首德始

於木共工氏霸九域雖有水德在木火之間非其序也故霸而不王神農氏以火承木故為炎帝神

農氏沒黃帝氏作火生土故為土德少昊黃帝之子土生金故為金德少昊之衰顓頊受之金生水

故為水德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水生木故為木德高辛氏衰天下歸堯木生火故為火德堯嬪舜

火生土故為土德舜嬪禹土生金故為金德湯伐桀纘禹金生水故為水德周伐商水生木故為木

溫公採摭
亦有可商
史家誤處
尚多

德漢伐秦繼周木生火故為火德共工及漢室顛

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

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

為島夷索虜者以北人辨髮謂之索頭也島夷朱

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唐莊宗自

比朱梁於有窮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已

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

之正閏竊以為苟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

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夏仁暴大小強弱或

時不同夏戶雅翻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

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為僭偽哉若以自上相

授受者為正邪則陳氏何所受拓拔氏何所受若

以居中夏者為正邪夏戶雅翻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

所得之士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

為正邪則蕞爾之國必有令主蕞徂外翻小貌三代之季

豈無僻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

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國

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

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

止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

處以列國之制何須寇蜀

漢傳子魏所不解

昭烈憾不能尊漢討賊非在跡

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壹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醜類也言地之廣狹相類也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處昌呂翻彼此均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近其翻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識音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于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魏下當有晉字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

宋高祖彭城人自謂漢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孫蓋以彭城楚都故其苗裔家於此地也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南唐初欲祖吳王恪或請祖鄭王元懿唐上命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為丞相遂祖吳王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為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溫公紀年之意具于此論

孫權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更工衡翻五月辛巳漢主立夫人吳氏為皇后后偏將軍懿之妹故劉璋

兄瑁之妻也

瑁莫報翻

立子禪為皇太子娶車騎將軍張

飛女為皇太子妃

太祖之入鄴也

入鄴見六十四卷漢建安十年

帝為五官中郎將見袁熙妻中山甄氏美而悅之

太祖為之聘焉

為人翻

生子叡及即皇帝位安平郭

貴嬪有寵

據陳壽志郭嬪安平廣宗人漢廣宗縣屬也六宮置貴嬪如此孔穎達曰嬪婦人之美稱可賓敬也嬪毗賓翻

見失意有怨言郭貴嬪譖之帝大怒六月丁卯遣使

賜夫人死為明帝立郭太后以憂崩張本帝以宗廟在鄴

建宗廟

祀太祖於洛陽建始殿如家人禮

建始殿帝於鄴

所起以建

國之始命名父為天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安有用家人禮者哉

有司奏免太尉仍東漢中世之制也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

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已之義乎左傳臧文仲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

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

復扶又翻漢主立其子末為魯王理為梁王晉書地理志劉備以

郡國封建諸王或遙采嘉名不山檢其土地所出孫

權亦取中州嘉號封建諸王自此迄於南北朝大率

類此漢主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翊軍將軍趙雲曰

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身雖

斃子不篡盜當因眾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

與吳戰兵執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

趙雲之言可謂知所

昭烈中山靖王勝后勝子正封涿縣陸城亭侯祖權父弘生昭烈朱子於獻帝被廢即以章武元年系于建安而惜乎君臣之不振也

大主意漢惟趙雲可屬大事

秦必

史謬

先後矣。卒。羣臣諫者甚衆。漢主皆不聽。廣漢處士秦

宓處昌呂翻宓莫必翻通作宓陳天時必無利。坐下

獄幽閉。然後貸出。貸原也。赦也。初車騎將軍張飛雄

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

禮君子而不恤軍人。漢主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差，

差次也。過差猶今人言過次也。又曰：「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撻步加

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悛丑緣漢主將伐孫權。飛

當率兵萬人自圍中會江州。閬中縣屬巴西郡。此亦

日漢江州縣故城在巴縣西。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以其

首順流。犍孫權漢主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

表當自飛上。而都督越次上之。故知其必死也。凡用兵必觀人事。既失關羽。又喪張飛。兵可以無出矣。

陳壽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

報效曹公。事見六十三卷飛義釋嚴顏。事見六十

十九年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

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秋七月。漢主自率諸軍擊孫權。權遣使求和於漢南

郡太守諸葛瑾。遺漢主牋曰：「陛下以關羽之親，

何如先帝？時蜀人傳漢帝已遇害。因稱之為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

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矣。漢主不

聽。諸葛瑾之言。天下之公也。使漢主因此與時或言

吳解仇繼好。魏氏其肝食乎。易以鼓翻。

史稱孔明用兵非其所長

通鑑卷之六十九 魏紀一 文帝

瑾別遣親人與漢主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

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然謗

言流聞于外陸遜表明瑾必無此宜有以散其意權

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

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蓋謂亮

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

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意料度也權自言料子瑜答

孤言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分質如字分義無二

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

有此乎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之孤

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問問古知卿意至輒封

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觀孫權君臣之間推誠相

能保有江東也漢主遣將軍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劉阿

等於巫巫縣漢屬南郡吳初屬宜都郡後孫休分立

縣北杜佑曰巫歸州巴東縣是又曰巫山縣楚之進

兵秭歸兵四萬餘人武陵蠻夷皆遣使往請兵權以

鎮西將軍陸遜為大都督假節督將軍朱然潘璋宋

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孫權始命

督以取關羽今又復命陸遜為大都督呂蒙為大

督以拒劉備大都督之號蓋助此

彰宛侯據魯陽侯宇譙侯林贊侯袞襄邑侯峻弘農

侯幹壽春侯彪歷城侯徽平輿侯茂皆進爵為公鄢

晚翻又於建翻又音偃宛於元翻魯陽縣屬南陽郡譙縣鄧縣屬譙郡襄邑屬陳留郡壽春屬淮南郡歷

城屬濟南郡平輿屬汝安鄉侯植改封甄城侯植以

南郡應劭曰輿音頂甄城屬東

臺在洛陽城郡蜀本作鄆城當從之鄆音絹築陵雲臺據水經

報孫權否為于偽初帝詔群臣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

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復扶侍中劉曄獨曰蜀

雖陜弱陜即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勢必用眾以

示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

為與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矣分扶八月孫權遣

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權破南郡得于禁

安二十朝臣皆賀朝而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降戶

四年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

有彊寇眾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乘其釁故委地求降

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彊其眾而疑敵

人耳劉曄之言曲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

保一州約而言之謂吳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

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

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日矣吳亡則

魏之不能併吳蜀力小而胆怯也何謂一統

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

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

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對曰蜀遠吳近

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興兵擊

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將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

不改計抑怒救吳也抑按帝不聽遂受吳降若魏用

言吳其于禁須髮皓白形容憔悴頽與悴同見帝泣

涕頓首帝慰諭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晉大夫荀林

于邲晉景公復用之以取赤狄秦大夫孟明為拜安

遠將軍安遠將軍號亦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

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伏之狀畫古畫禁

見慙恚發病死恚於避翻

臣光曰于禁將數萬眾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既而

復歸文帝廢之可也殺之可也乃畫陵屋以辱之

斯為不君矣賞慶刑威曰君

丁巳遣太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為吳王加九錫即

也劉曄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十兼其八威震海內

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權雖有雄才故

漢票騎將軍南昌侯耳票騎南昌侯操挾漢而命之也

官輕執卑况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迫與成所謀

既官之又
蓋陵屋漸
之是狎侮
也祚不長
矣

劉曄反覆
諷諭極中
肯堅惜乎
謀國工而
媚主亦工

也疆其兩翻 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

不可即以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

御相亂也漢自景武以後裁削藩王不使與京師同

子相亂矣彼直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分分扶我信

其偽降就封殖之封增土以培之殖崇其位號定其

君臣是為虎傅翼也傳讀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

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內為無禮以怒陛

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

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而無

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人民以為僕妾吳民無

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

矣又不聽史言帝再不聽劉曄之言為後伐吳無功張本諸將以吳內附意

皆縱緩獨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益修攻守之備山陽

曹偉素有才名此山陽郡也屬兖州聞吳稱藩以白衣與吳王

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帝聞而誅之 吳又城武

昌既城石頭又城武昌此初帝欲以楊彪為太尉

彪辭曰嘗為漢朝三公朝直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

之益若復為魏臣復扶於國之選亦不為榮也帝乃

止冬十月己亥公卿朝朔旦并引彪待以客禮賜延

年据杖詩其據其据傳云据橫係炎云橫腫節可以

作杖陸機疏云節中腫以扶老今人以為馬

夏侯尚

鞭及杖弘農共北山甚有之陸曰即今靈壽杖是也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煩削治陳藏器云生劔南山谷圓長皮紫作杖令人延年益壽馮儿使著布

單衣皮弁以見馮讀曰憑著直拜光祿大夫秩中二

千石漢制光祿大夫比二千石晉志曰光祿大夫漢置無定員多以爲拜假聘贈之使及監護喪事

魏氏以來轉復優重不復以爲使命之官其諸朝見

公告老者皆家拜此位及在朝顯職復用加之

位次三公朝直遙翻又令門施行馬魏晉之制三公及位從公門施

行馬程大昌曰行馬者一木橫中兩木互穿以施四角施之於門以爲約禁也周禮謂之榷桓今官府前

愧哉漢庭 老臣

是也置吏卒以優崇之年八十四而卒楊彪有愧於是也涼州盧水胡治

以穀貴罷五銖錢復五銖錢無幾何而罷涼州盧水胡治

元多等反河西大擾帝召鄒岐還以京兆尹張既爲涼州刺史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費父

胡七千餘騎逆拒既於鸛陰鸛陰縣前漢屬安定郡後漢屬武威郡既揚聲軍從鸛陰乃潛出且次出武威漢

陰口鸛陰河也既揚聲軍從鸛陰乃潛出且次出武威漢

西羌胡

志武威有稽次縣孟康曰稽音子如翻次音咨即且次也胡以爲神引還顯美顯美

漢及魏晉屬武威郡既已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

達既勞賜將士勞力到翻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

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見賢當因

敵爲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

還則出候寇鈔鈔楚交翻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

患在數世也左傳先軫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遂前軍顯美十一月

通鑑卷之六十一 魏紀一

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為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姓譜衛成

公之後為成公氏余不敢謂之傳信敕使陽退胡果爭犇之因發伏截

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河西悉平後西平麴光反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

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羗胡必謂

國家不別是非別彼列翻更使皆相持著著直畧翻此為虎傳

翼也為于偽翻傳讀曰附光等欲以羗胡為援今先使羗胡鈔

擊鈔楚交翻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執沮在

呂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移檄告諭諸羗為光等

所誣誤者原之註古賣翻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帥所

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皆安堵如故 邢貞

至吳吳人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王制九州其一州為天子之縣

內八州八伯不當受魏封吳王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

沛公亦受項羽封為漢王事見九卷漢高帝元年蓋時宜耳復

何損邪復扶又翻後同遂受之吳王出都亭候貞貞入門不

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

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

中郎將琅邪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

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為于偽翻而令吾君與貞盟

趙咨

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觀貞此言善規國者也。使還之日。嘗以復於魏主。否。然觀貞以

張昭之言而下車。則其氣已奪矣。吳主遣中大夫南陽趙咨入謝帝

問曰。吳主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

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

陳。是其明也。行戶剛翻。陳讀曰陣。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

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于天下。三州。荆楊

也。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帝曰。吳王頗知

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艘蘇刀翻。帶甲百萬。任賢使能。

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傳。傳。有。戀翻。歷史籍采奇異。

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好文。故趙咨以此言譏之。摘。蜀本作擿。帝

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

固。此二語本之管子。帝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

池。何難之有。帝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

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量音良。勝音升。

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

鬪鴨。長鳴雞。於吳。本草以香附子為雀頭香。此物處處有之。非珍也。恐別是一物。

貝質白如玉。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明珠出合浦大

者徑寸。象出交趾。雄者有兩長牙。長丈餘。犀亦出交

趾。惟通天犀最貴。角有白理如線。置米羣雞中。雞往

啄米。見犀輒驚。却南人呼為駭雞。犀玳瑁狀如龜腹

背甲有烘點。其大者如盤。孟諸蕃志玳瑁形如龜。龜

背甲十三片。黑白班文。間錯邊欄。缺齧如鋸。無足而

通鑑卷之六十九 魏紀一 文帝

以不可欺

有四鬣前長後短以鬣掉水而行鬣與首斑文如甲
 老者甲厚而黑白分明少者甲薄而花字模糊世傳
 鞭血成班者妄也孔雀生羅州雄者尾金翠色光耀
 可愛埤雅曰博物志云孔雀尾多變色或紅或黃論
 如雲霞其色不定人拍其尾則舞尾有金翠五年而
 後成始生三年金翠尚小初春乃生三四月後復凋
 與花萼俱衰榮人採其尾以飾扇拂生取則金翠之
 色不減南人取其尾者握刀蔽于叢竹潛隱之處伺
 過急斬其尾若不即斷回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每
 欲小棲先擇置尾之地故欲生捕候雨甚則往擒之
 尾霑而重不能高翔人雖至且愛其尾不復驚揚也
 翡翠大小一如雀雄赤曰翡翠雌青曰翠羽可為飾鴨
 馴狎能鬪者難得長鳴雞者其鳴聲長也
 吳群臣曰荆楊二州貢有常典
 禹別九州任土作貢此常典也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吳
 王曰方有事於西北謂與蜀相距復須備魏也江表元元特主為
 命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之

中

闇音陰

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

史言

帝為敵國所窺

吳王以其子登為太子妙選師友以南郡

太守諸葛瑾之子恪綏遠將軍張昭之子休

沈約志四十號

將軍綏遠第十四

大理吳郡顧雍之子譚偏將軍廬江陳武

之子表皆為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騎射

騎奇謂之奇翻

四友登接待僚屬略用布衣之禮

十二月帝行東

巡帝欲封吳王子登為萬戶侯吳王以登年幼上

書辭不受復遣西曹掾吳興沈珩入謝

姓譜沈姓出吳興本自周

文王第十子聃季食采於沈即汝南平輿沈亭是也
 子孫以國為氏又楚莊王之子公子真封于沈鹿其
 後有沈尹成沈并獻方物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
 諸梁珩音行

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好呼是以不

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

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吳在江東故曰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記檀弓記

尹商陽之言若此之議無所聞也帝善之吳王於武

昌臨釣臺水經武昌有樊山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

灑羣臣醉者以水灑之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

當止耳張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王遣人呼昭還

入謂曰為共作樂耳樂音各下同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

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紂以酒為池糟丘足以望

人懸肉為林使男女僕逐於其間為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

王默然慙遂罷酒吳王與群臣飲自起行酒虞翻伏

地陽醉不持王去翻起坐翻為是者所以諫也王大怒手劍欲

擊之手劍手援劍也記曰子手弓手守又翻侍坐者莫不惶遽坐徂惟

大司農劉基起抱王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

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古者臣侍君宴不過三爵懼其失節也且大

王以能容賢蓄眾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王

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孤於虞翻

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

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王

因敕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基繇之子也劉繇

劉基

求珍縱飲

為孫策所襲走死

初太祖既克蹋頓

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蹋頓

而烏桓浸衰鮮卑大人步度根軻比能素利彌加

厥機等因閻柔上貢獻求通市通關市以其土物與中國互市也上時掌

太祖皆表寵以為王軻比能本小種鮮卑種章以

勇健廉平為眾所服由是能威制諸部最為疆盛徒

健而不廉平未必能制諸部也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為鮮卑

庭軻比能與素利彌加割地統御各有分界分扶軻

比能部落近塞近其中國人多亡叛歸之素利等在

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故不為邊患帝以平虜

校尉牽招為護鮮卑校尉南陽太守田豫為護烏桓

校尉使鎮撫之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庚午帝行如許昌

晉志曰漢獻帝都許魏受禪徙都洛陽許宮室武庫存焉改為許昌詔曰今之計孝

計孝上計吏及孝廉也古之貢士也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

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呂尚年八十餘文王以為師周太子晉少有令名其令

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

有司糾故不以實者故不以實謂用意為姦欺者二月鄴善龜

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鄴上扇翻龜茲音丘慈是後

西域復通置戊巳校尉漢自安帝以後未嘗不欲通西域詎不能通今雖置戊巳

校尉亦不能如漢之屯田車師也復扶又翻漢主自秭歸將進擊吳治

西域通

中從事黃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沿流進易退難悍下罕翻下肝臣請為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翻易以豉翻

漢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使督江北諸軍為漢主兵敗權不能自反張本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領領古嶺字通軍於夷

道獠亭裴松之曰獠許交翻夷道縣漢屬南郡吳屬宜都郡吳將皆欲迎擊之將即亮翻陸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

可卒攻卒讀日猝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執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

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逐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罷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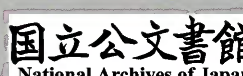
日疲魏人言陸議見兵執正由此耳諸將不解解占買翻曉也以為遜畏之各懷憤恨漢人自佷山通武陵佷山縣前漢屬武陵郡後漢屬南郡吳屬宜都郡孟康曰佷音桓唐峽州辰陽縣有佷山佷音銀杜佑曰峽州長楊縣漢佷山縣余按唐志辰陽誤也當作長

使侍中襄陽馬良以金錦賜五谿諸蠻夷授以官爵為馬良不得還蜀張本三月乙丑立皇子齊公叡為平

原王皇弟鄢陵公彰等皆進爵為王甲戌立皇子霖

為河東王甲午帝行如襄邑夏四月戊申立鄆城侯植為鄆城王鄆音絹是時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

無其實王國各有老兵百餘人以為守衛隔絕千里之外不聽朝聘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防輔者言



防其為非而輔之以正也監國即雖有王侯之號而

儕於匹夫皆翻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灑既峻切諸

非海王侯

侯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袞謹慎好學好呼未嘗有

失文學防輔相與言曰晉百官志王國置師友文學

制藩國過差晉武帝受詔察王舉措有過當奏有善

亦宜以聞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

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行下而諸君乃以上聞

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累力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

遽共如是是非所以為益也袞之言漢北海癸亥

帝還許昌五月以江南八郡為荊州江北諸郡為

荊州既以孫權為荊州牧統江南八郡故以漢人

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水經注巫峽首尾一百

則巫峽正在建平郡界至夷陵則為宜都郡界然孫

休永安三年始分宜都立建平郡此時未有建平也

史追書耳杜佑曰立數十屯以馮習為大督張南為

前部督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漢主遣吳班

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皆欲擊之陸遜曰此

必有譎且觀之譎古漢主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六

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

巧故也揣初遜上疏於吳王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

自三峽下夷陵連山疊嶂江行其中迴旋湍激至西

陵峽口始漫為平流夷陵正當峽口故以為吳之關

通鑑卷之九 魏紀一 文帝

閱雖為易得亦復易失易以或翻復扶又翻下同失之非徒損一

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于天常不

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

壞在近無可憂者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

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

以為念也枕職任翻閏月遂將進攻漢軍諸將並曰攻備

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

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遂曰備是猾虜更嘗事

多更工衡翻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

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左傳晉人角之諸戎掎之

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遂曰吾已曉破之之術

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執成言一拔營之項而兵

之勝執成也一爾猶言一如此也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

及胡王沙摩相等首破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寧

等窮逼請降降戶江翻下同漢王升馬鞏山今峽州夷陵縣有馬鞏山陳

兵自繞遂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

漢主夜遁驛人自擔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漢主

初連兵入夷陵界沿路置驛以達于白帝及兵敗諸

軍潰散惟驛人自擔所棄鏡鎧燒之于隘以斷後僅

得脫也據水經注燒鎧斷道處地名石門在秭歸縣

交翻如鈴無舌而有秉周禮以金鏡止鼓軍中所用也斷丁管翻

其舟船器械水步

軍資一時略盡尸骸塞江而下

塞悉則翻

漢王大慙恚曰

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

依險行兵敵扼其衝情見勢屈敵乘其懈

至於失師也將軍義陽傅彤為後殿

魏文帝分南陽郡立義陽郡又立義

此非天也陽縣屬焉此在彤入蜀之後史

追書也彤余中翻殿丁練翻兵眾盡死彤氣益烈

吳人諭之使降彤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

死之從事祭酒程畿泝江而退

從事祭酒諸從事之長也

眾曰後

追將至宜解舫輕行

舫甫安翻方舟曰舫又並兩舟曰舫

畿曰吾在軍

未習為敵之走也亦死之

言擐甲執兵以臨敵固欲就死未嘗習走也初

吳安東中郎將孫桓別擊漢前鋒於夷道

夷道縣屬南郡吳

屬直都郡

為漢所圍求救於陸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

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眾心城

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

及方略大施漢果犇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

定至今日

言至今日而事始定

乃知調度自有方耳

調徒平翻初遜

為大都督諸將或討逆時舊將

討逆謂孫策也

或公室貴戚

各自矜持不相聽從遜按劔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

所憚今在疆界此疆對也

疆對猶言疆敵

諸君並荷國恩

可翻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

高爵厚祿受恩多矣摠兵扞敵受任

重矣皆當有以上報

而不相順何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

天將之器

通鑑卷之九

三

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忍辱言能容諸將。負重則自任也。各在其事。豈復得辭。復扶又翻

軍令有常不可犯也。言將行軍法也。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

將乃服吳王聞之曰公何以初不啟諸將違節度者

邪對曰受恩深重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

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寇

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相如事見四卷周赧王三十二年。寇恂事見四卷漢光

武建武王大笑稱善加遜輔國將軍。晉職官志輔國大將軍位從公

其號蓋始于漢獻帝以命代完然猶未加大領荊州牧改封江陵侯初諸

葛亮與尚書令灋正好尚不同。好呼到翻而以公義相取

亮每竒正智術及漢主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歎曰

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

觀孔明此言不以漢主伐吳為可然而不諫者以漢主怒盛而不可阻且得上流可以勝也兵執無常在於觀變出奇故曰漢主在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

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復扶又翻吳王以問陸遜遜

與朱然駱統上言曰曹丕大合士眾外託助國討備

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曹公不追關羽陸遜不再

智遇智三國所以鼎立歟初帝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群

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

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

通鑑卷之九

魏已一文帝

三

孔明何在
反思孝直

至矣。

上事謂上奏言兵事也。上時掌翻。

後七日。吳破漢書到。

秋七

月冀州大蝗饑。

漢主既敗走黃權在江北道絕不

得還八月率其眾來降。

降戶江翻下同。

漢有司請收權妻子

漢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

以不能用權言也。

待之如初

帝謂權曰君捨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

陳韓謂韓信陳平去楚歸

漢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

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帝善

之拜為鎮南將軍封育陽侯。

自此以後皆名號侯不復註其國邑其地名難

知者猶為之註。加侍中使陪乘。

陪乘猶駢乘也。乘繩證翻。

蜀降人或云漢

誅權妻子帝詔權發喪權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

葛謂

諸葛孔明

明臣本志竊疑未實請須。

須待也。

後得審問果如

所言馬良亦死於五谿。

九月甲午詔曰夫婦人與

政亂之本也。

與讀曰豫。

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

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

橫戶

孟翻

以此詔傳之後世。若有背違。

背蒲妹翻。

天下共誅之。卞

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節儉。

處昌呂翻

不當望賞念自佚也。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

后妃謂其外家

為外舍

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

久不能自變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

言罪加於常人犯法者一等也。

莫望錢米恩貸也。帝將立郭貴嬪為

後漢

后中郎棧潛上疏曰

漢三署中郎及虎賁羽林中郎皆秩比六百石魏文帝自五官

中郎將登極省五官將惟左右中郎及虎賁羽林中郎棧仕限翻丁度曰姓也何氏姓苑棧姓出任城棧

潛任城人也蓋自潛始著棧仕限翻夫后妃之德盛衰治亂所由生也

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

以統六宮虔奉宗廟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

易家人曰夫夫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

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為夫人之禮

賈公彥曰襄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

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立夫人之禮對曰無之公怒曰汝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

之對曰周公武公娶于薛孝公惠公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為妻

見孟後宮嬖寵當亞乘輿

嬖甲義翻又博計翻乘絕證翻若因愛登后使

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

非度猶亂言非法自上起也帝不從庚子立皇后郭氏

初吳王遣于禁護軍浩周

浩姓也姓譜漢有青州刺史浩賞軍司馬東里袞

東里之先以居里為氏詣帝自陳誠款辭甚恭慈帝問周等權可信

乎周以為權必臣服而袞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

以為有以知之故立為吳王復使周至吳

復扶又翻周謂吳王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周以闔門百口明之

吳王為之流涕霑襟

為于偽翻指天為誓周還而侍子不至但多設虛辭帝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栢階往與盟

不聽劉曄
襲吳之計
令得志於
蜀反責侍
子愚哉

誓并責任子吳王辭讓不受帝怒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不可倉卒制也卒讀日併

帝不從九月命征東大將軍曹休前將軍張遼鎮東

將軍臧霸出洞口據張遼傳帝遣遼與曹休至海陵臨江與諸將破呂範又據賀齊傳

齊督扶州以上至皖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住新市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賴齊未濟諸將倚以為勢

休等憚之遂引軍還又據王凌傳遼等至廣陵臨江蓋廣陵即海陵也蕭子顯曰南兖州刺史每以秋月

出海陵觀濤與京口對岸又據晉書譙王尚之傳桓玄攻尚之于歷陽使馮該斷洞浦焚舟艦則洞口在

歷陽江邊明矣大將軍曹仁出濡須上軍大將軍曹真征南

大將軍夏侯尚左將軍張郃右將軍徐晃圍南郡郃

合吳建威將軍呂範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左將軍

諸葛瑾平北將軍潘璋將軍楊粲救南郡裨將軍朱

桓以濡須督拒曹仁冬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為

壽陵首陽山在洛陽東北作終制務從儉薄不臧金玉臧讀日藏

用瓦器令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其副

本在尚書及祕書及三公府也前臧子因舊史後藏字用今字英王以楊越蠻夷

多未平集乃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

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又與浩

周書云欲為子登求昏宗室為子偽翻又云以登年弱欲

遣孫長緒張子布隨登俱來孫邵字長緒吳王稱帝尊號以邵為丞相

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樂音洛



若登身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吳王改元黃武吳改元黃

武亦以五德之運承漢為土德也臨江拒守帝自許昌南征復郢州

為荊州是年二月置郢州十一月辛丑帝如宛宛於元翻

曹休在洞口自陳願將銳卒將即亮翻虎步江南因敵取

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為念帝恐休便渡江驛

馬止之侍中董昭侍側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

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執不獨

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復扶又翻但欲

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

微倖微堅亮翻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沮在呂翻臣恐陛下雖

有敕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沈持林翻頃之會暴

風吹吳呂範等船縋纜悉斷縋古杏翻纜盧暇翻皆索也所以維舟者也

直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以千數吳兵迸散迸北孟翻帝

聞之敕諸軍促渡軍未時進吳救船遂至收軍還江

南曹休使臧霸追之不利將軍尹盧戰死 庚申晦

日有食之 吳王使太中大夫鄭泉聘于漢漢太中

大夫宗瑋報之吳漢復通 漢主聞魏師大出遺陸

遜書曰賊今已在江漢吾將復東遺于季翻復扶又翻下同將軍

謂其能然否遜答曰但恐軍新破創夷未復始末通

親通親謂通使而交親也創初良翻復如字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

尹盧

推筭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 漢

漢嘉太守黃元叛 漢嘉郡本前漢青衣縣地屬蜀郡後漢順帝陽嘉二年改為漢嘉縣

屬蜀郡屬國蜀 吳將孫盛督萬人據江陵中洲 據

分爲漢嘉郡 吳將孫盛督萬人據江陵中洲 據 以為

南郡外援 以為

西至上明東及江津江津北岸即江陵故城 以為

南郡外援 以為

南郡外援 以為

南郡外援 以為

南郡外援 以為

南郡外援 以為

南郡外援 以為

南郡外援 以為

南郡外援 以為

南郡外援 以為

南郡外援 以為

南郡外援 以為

南郡外援 以為

南郡外援 以為

南郡外援 以為

南郡外援 以為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

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 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魏紀二 起昭陽單闕盡強

世祖文皇帝下

黃初四年春正月曹真使張郃擊破吳兵遂奪據江

陵中洲 去年吳將孫盛據中洲 二月諸葛亮至永

陵中洲 去年吳將孫盛據中洲 二月諸葛亮至永

陵中洲 去年吳將孫盛據中洲 二月諸葛亮至永

陵中洲 去年吳將孫盛據中洲 二月諸葛亮至永

陵中洲 去年吳將孫盛據中洲 二月諸葛亮至永

安水經注蜀先主為吳所敗退屯白帝改白帝為永安巴東郡治也

曹仁以步騎

數萬向濡須先揚聲欲東攻羨溪

羨溪在濡須東而蜀本注以為沙羨

誤矣杜佑曰羨溪在濡須東三十里

朱桓分兵赴之

去年吳王以朱桓為濡須督既

行仁以大軍徑進桓聞之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

朱桓

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人諸將業業

各有懼心

孔安國曰業業危懼意

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

在將

將即亮翻

不在眾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

邪兵濶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

隍之守又謂士卒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

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

罷讀曰疲

桓與諸君

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

背蒲妹翻

以逸待勞為主

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執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况仁

等邪桓乃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

誘音西

仁遣其

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乘油船別襲

中洲

油船蓋以牛皮為之外施油以扞水

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

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為自內

地獄

內與納同

危亾之道也仁不從自將萬人留橐臯

橐臯

在廬江居巢縣春秋會吳于橐臯即其地今日柘臯在濡須北余按班志橐臯縣屬九江郡孟康音拓姑

杜預曰橐臯在淮南遂道縣東南陸德明曰橐章夜翻又音託為泰等後援桓遣別

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常雕生虜

朱然

王雙臨陳殺溺死者千餘人陳讀曰陣初呂蒙病篤吳王

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

以為可任朱然者九真太守朱治姊子也本姓施氏

治養以為子時為昭武將軍昭武將軍吳所置也蒙卒吳王假

然節鎮江陵及曹真等圍江陵破孫盛吳王遣諸葛

瑾等將兵往解圍瑾渠各翻夏侯尚擊却之江陵中外斷

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

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無

恐意呂蒙所謂膽守於此見之方厲吏士伺間隙伺相吏翻攻破

魏兩屯魏兵圍然凡六月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

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召翻穀食且盡懼不濟謀為

內應然覺而殺之時江水淺隘隘與同夏侯尚欲乘船

將步騎入渚中安屯渚州也即江陵之中洲也作浮橋南北往來

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

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言行兵不敢履危道夫兵好

進惡退好呼到翻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

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

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隘也三者兵家

所忌而今行之賊頓攻橋誤有漏失謂橋或為敵所斷也渚中

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為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

智略

感憂而議者怡然不以爲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

也長知兩翻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

乘危不以爲懼惟陛下察之帝即詔尚等促出吳人

兩頭並前魏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泄去也僅而獲濟

吳將潘璋已作荻筏欲以燒浮橋會尚退而止後旬

日江水大漲帝謂董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天

大疫帝悉召諸軍還三月丙申車駕還洛陽初帝問

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

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

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

蕞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葛

外翻治孫權識虛實陸議見兵執陸議即陸遜遜據

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據險守要謂蜀汎舟

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量音良將故舉無遺

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

之執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舜誕敷文德舞干羽

臣以爲當今宜先文後武帝不納軍竟無功丁未

陳忠侯曹仁卒初黃元爲諸葛亮所不善聞漢主

疾病懼有後患故舉郡反燒臨邛城臨邛縣漢屬蜀

嘉郡則此時當屬時亮東行省疾省悉成都單虛元

漢嘉郡渠容翻景翻

益無所憚益州治中從事楊洪啓太子遣將軍陳習

鄭綽討元骨呼衆議以為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

雋據南中南中漢益州永昌二郡之地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

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

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但勅習綽於南安峽口邀遮

即便得矣元軍敗果順江東下習綽生獲斬之此順

衣水東下也水經注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至蜀郡臨邛縣與沫水合又東至犍爲南安縣入于江

所謂南安峽口也漢主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尚書令

李嚴爲副漢主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

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自古

之主無如昭烈之明白洞達者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

貞之節繼之以死用晉荀息公語意漢主又爲詔勅太子

曰人五十不稱夭天於兆翻短折曰夭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

復恨復扶又翻但以卿兄弟爲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

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

德薄不足効也自漢以下所以詔勅嗣君者能有此言否汝與丞相從事

事之如父夏四月癸巳漢主殂於永安年六謚曰昭

烈謚法昭德有勞曰烈丞相亮奉喪還成都以李嚴爲

中都護留鎮永安五月太子禪即位時年十七蜀後

禪字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建興封丞相亮爲

公公嗣

進德修學
欲及時也
祁山六出
亦晚矣

天下大事
竟置不言

通鑑卷七十一 魏紀二 文帝

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約官

職修灋制以先主孔明君臣之相得而約官職修法

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參署謂

事參其同異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異也

難於違異難於覆審則事覆審也

有曠闕損矣遠于願翻也獲珠玉躡訖約翻履

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

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徐庶字元直董和

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此所謂相違覆也苟能慕元直之

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少詩

又曰昔初交州平亮躬耕隴畝與崔州平徐庶等屢

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

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數所雖資性鄙暗不能

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好呼亦足以明其不疑

於直言也偉度者亮主簿義陽胡濟也亮嘗自校簿

書主簿楊顥直入顥魚諫曰為治有體治直上下不

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為于偽翻今有人使奴執

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載才

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枕職任翻飲食

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復扶勞其

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

胡濟

楊顥

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灋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

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周官考工記之言故丙

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丙吉相漢宣帝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

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謂丞相前後失問吉曰民鬪相

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有所傷害三公調

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

自有主者。事見十三卷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分扶問翻

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

謝之及顯卒亮垂泣三日。六月甲戌任城威王彰

卒。謚法猛以疆果曰威甲申魏壽肅侯賈詡卒。魏壽序名

謚法剛德克就曰肅肅執心次斷曰肅。大水。吳賀齊襲蕪春虜太守

晉宗以歸。蕪春縣屬江夏郡吳分立蕪春郡即蕪陽也東晉避諱改焉水經蕪水出江夏蕪

春縣北山注云即蕪山也西南流逕蕪山又南對蕪陽會于大江亦謂之蕪河口據賀齊傳晉宗吳將也

叛降魏還為蕪春太守齊襲而虜之初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正

昂因士燮以求附於吳。耆渠伊翻長也老也今嶮刺之間猶謂問里之長曰耆帥

所類翻雍於用翻姓也闓音開又可亥翻又執太守

成都張裔以與吳吳以闓為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

凱府丞王伉。伉口浪翻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使郡

人孟獲誘扇諸夷。誘音西諸夷皆從之牂柯太守朱褒

越雋夷王高定皆叛應闓。牂柯音臧哥雋音髓諸葛亮以新遭



大喪皆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明越舊之民靈關也

安食足而後用之

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鍾繇為太

尉治書執法高柔代為廷尉

漢宣帝幸宣室齋居次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

侍側後因別置謂之治書侍御史及魏又置治書執法掌奏劾而治書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俱置及晉唯

置治書侍御史四人治直之翻

是時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

與讀柔

上疏曰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

詩曰赫赫

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

古者謂三公為三事詩曰三事大夫謂三公也

各偃息養高

偃息言偃臥以自安也

鮮有進納

鮮息誠非朝廷

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

左傳齊晏子曰君所謂可

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而去其否

古者刑政有疑

輒議于槐棘之下

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而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鄭

注云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王制曰成

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于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

王王命三公參聽之

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

咨訪三公

朝直遙翻下同數所角翻

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

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補起天聽光益大化帝

嘉納焉

辛未帝校獵于滎陽遂東巡九月甲辰如

許昌

漢尚書義陽鄧芝言於諸葛亮曰今主上幼

弱初即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

使疏吏翻下同申亦重也所以申固

盟約也重直用翻好呼到翻下同

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

名訪特延非會議也

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以

中郎將修好於吳冬十月芝至吳時吳王猶未與魏

絕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

吳非但為蜀也為于偽翻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

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執偏為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

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四州荆揚梁益也大王命世之英

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重險謂外有斜駱子午之

險內有劍閣之險也重直龍翻吳有三江之阻韋昭曰三江吳淞江錢塘江浦陽江也吳

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合此

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

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質如字魏必上望大王

之入朝朝直選翻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

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

有也吳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

和是歲漢主立妃張氏為皇后后張飛之女也

五年春二月帝自許昌還洛陽初平以來學道廢

墜夏四月初立太學置博士依漢制設五經課試之

博士課試之法始於漢武帝事見十九卷元朔五年平帝時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東都五經立

十四博士皆以家法教授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

給事近署順帝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吳王使輔

義中郎將吳郡張溫聘于漢自是吳蜀信使不絕使

史時事所宜吳主常令陸遜語諸葛亮語牛又刻印倨翻

置遜所王每與漢主及諸葛亮書常過示遜過工輕

重可否有所不安每令改定以印封之釋名曰印信

以為驗也亦曰因漢復遣鄧芝聘于吳復扶吳主謂

之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樂音芝對曰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孟子載孔子之言如并魏之後大王未

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

爭方始耳枹音吳王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

秋七月帝東巡如許昌帝欲大興軍伐吳侍中辛毗

諫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之臣誠未見

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

而復修之此未易也修之謂修怨也左傳曰將修先

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不再

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遺于季對曰

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帝不從留尚書僕

射司馬懿鎮許昌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

淮如壽春魏收地形志陳留扶溝縣有蔡河水經蔡

潁川陽城縣少室山東南流至新陽與九月至廣陵

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自石

頭至于江乘植木於內以蘆葦遮其外為疑城假樓

今淮甸諸郡城敵樓皆以蘆葦遮護之

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艦戶時江水盛長

帝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

寄奇帝御龍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幾居希翻帝問羣

臣權當自來否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

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

將乘繩證翻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

積日吳王不至帝乃旋師是時曹休表得降賊辭孫

權已在濡須口降戶江中領軍衛臻曰漢建安四年

魏武丞相府置中領軍文帝踐祚始置領軍將軍資輕者為

長史司馬江左以後資重者為領軍將軍資輕者為

中領軍沈約志曰領軍掌內軍漢武帝置中壘校尉

掌北軍營光武省置北軍中候監五校營魏武為丞

相相府自置領軍非漢官也文帝以領軍主五校中

壘武衛三營晉武帝初省使中軍將軍羊祜統二衛

前後左右驍騎七軍即領軍之任也祜遷復權恃長

置北軍中候懷帝永嘉中又改曰中領軍

江未敢亢衡亢與抗同此必畏怖偽辭耳考核降者果守

將所作也吳張溫少以俊才有盛名少詩顧雍以

為當今無輩諸葛亮亦重之溫薦引同郡暨豔為選

部尚書暨居乙翻姓也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元豐五

年黃冕仲榜唱名有暨陶者主司初以洎音

呼之三呼不應蘇子容時為試官神宗顧蘇言三國

以入聲呼之果出應上曰何以知為入聲蘇言三國

存人適以
殺之兼白
斥

志吳有暨豔陶恐其後遂問陶鄉貫曰崇安人上喜曰果吳人也漢置四曹尚書其一曰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光武改常侍為吏部曹主選舉祠祀靈帝以梁鵠為選部尚書魏復改選部為吏部吳蓋循東都豔好為清議好呼彈射百僚覈奏三署三署謂

右三署郎也射而亦翻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

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汗卑者皆以為軍吏置營

府以處之處昌呂翻多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謫罰同

郡陸遜遜弟瑁及侍御史朱據皆諫止之瑁與豔書

曰夫聖人嘉善矜愚論語子游曰君子嘉善而矜不能瑁音冒忘過記功

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

錄用之時也謂棄其瑕玷而錄其材用若令善惡異流貴汝賴月

旦之評漢末汝南許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

月旦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易以宜遠模

仲尼之汎愛論語載孔子之言曰汎愛衆而親仁近則郭泰之容濟郭泰

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獎拔士人成名者甚衆而不絕左原賈淑之險惡所謂容濟也庶有益

於大道也據謂豔曰天下未定舉清厲濁足以沮勸

沮在呂翻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皆不聽於是怨憤盈

路爭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

豔彪皆坐自殺坐自殺謂賜死也溫素與豔彪同意亦坐斥

還本郡以給廝吏廝音斯賤也卒於家始溫方盛用事餘

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餘姚縣屬會稽郡在今越州上虞縣東張

虞俊

朱據

陸瑁

溫字 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

無幾何而敗幾居 冬十月帝還許昌 十一月戊

申晦日有食之 鮮卑軻比能誘步度根兄挾羅韓

殺之誘音 步度根由是怨軻比能更相攻擊更工 步

度根部眾稍弱將其眾萬餘落保太原鴈門是歲詣

闕貢獻步度根檀石 而軻比能眾遂彊盛出擊東部

大人素利護烏丸校尉田豫乘虛倚其後倚魚 軻比

能使別帥瑣奴拒豫帥所 豫擊破之軻比能由是攜

貳數為邊寇幽并苦之數所

六年春二月詔以陳羣為鎮軍大將軍隨車駕董督

眾軍錄行尚書事司馬懿為撫軍大將軍留許昌督

後臺文書魏晉之制大將軍不開府者品秩第二其

行尚書謂尚書之隨駕者後 三月帝行如召陵通討

虜渠召陵縣漢屬汝南郡晉志屬潁川郡賢曰召陵

故城在今豫州鄆城縣東通討虜渠以伐吳也

之 漢諸葛亮率眾討雍閬參軍馬謖送之數十里

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

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復扶

下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執內虛漢俗

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

家官勢猶言國執也

梁習

子為縣官亦謂為國

文帝

三

三

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卒讀曰猝夫用兵之

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

其心而已此馬謖所以為善論軍計也亮納其言謬良之第也

辛未帝以舟師復征吳羣臣大議宮正鮑勛諫曰據

傳宮正即御史中丞也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

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

隔在南岸事見上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

傾覆幾居希翻為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兵法

日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坑威國語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

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臣竊以為不可帝怒左

遷勛為治書執濃勛信之子也鮑信從武帝戰死夏五月戊

申帝如譙吳丞相北海孫劭卒初吳當置丞相眾

議歸張昭吳王曰方今多事職大者責重非所以優

之也及劭卒百僚復舉昭吳王曰孤豈為子布有愛

乎為于為翻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

興非所以益之也六月以太常顧雍為丞相平尚書

事雍為人寡言舉動時當當丁浪翻吳王嘗歎曰顧君不

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中竹仲翻樂音洛下同左右恐

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吳王亦曰顧公

在坐坐徂卧翻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初領尚書令封陽

權嘗以名尊昭而不與之謀事所以知人能任也初勅侍子繼迎操沮伐黃祖誤甚多乎

遂鄉侯拜侯還寺

寺官舍也

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及為

相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適音

之所主為適心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

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宣明也。布也。泄漏也。吳

王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

者正。軍國得失。自非面見口未嘗言。王常令中書郎

中書郎魏曰通事郎。晉為中書侍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

行。即相與反覆究而論之。為設酒食。為于偽。下同。如不合

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郎退告王。王

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

當重思之。重直用翻。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

有所掩襲。王以訪雍。雍曰。臣聞兵灑戒於小利。此等

所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為于偽。翻。陛下宜禁

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王從之。利成

郡兵蔡方等反。利成縣漢屬東海郡。魏武始分置利成縣。殺太守徐質。推

郡人唐咨為主。詔屯騎校尉任福等討平之。任音咨。

自海道亡入吳。吳人以為將軍。秋七月立皇子鑒

為東武陽王。漢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亮由越

雋入。雋音髓。斬雍闓及高定。使庾隆督益州。李恢由益

州入。裴松之曰。訊之蜀人云。庾降地名。去蜀三千餘里。時未有寧州號。為南中立此職。以摠攝之。晉

秦始中始分爲寧州平夷縣屬牂牁郡余據蜀志夷降督住平夷蓋僑治非夷降之本地也至馬忠爲廉降督乃自平夷移住建寧味縣後遂爲寧州治所

門下督巴西馬忠由牂牁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

牂牁音臧哥復如字又扶又翻

孟獲收闔餘

衆以拒亮獲素爲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

於營陳之間

陳讀曰陣下同

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

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

易

亮笑縱使更戰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

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復扶又翻

亮遂至滇池

縣屬益州郡池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益州永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滇音顛

昌牂柯越雋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

即就也渠大也

渠率大率也率與帥同音所類翻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

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

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

殺之罪

喪息浪翻易以或翻下同殺讀曰弑殺其郡將是亦弑也

自嫌釁重若留

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

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

粗坐五翻

亮於是悉收其俊

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

軍國之用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復扶又翻

八月帝

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

水經陰溝水出河南陽武縣蕩蕩渠東南至沛爲渦水渦

水東逕譙郡又東南至下邳淮陰縣入于淮杜佑曰亳州治譙縣有渦水渦音戈尚書蔣濟

表言水道難通帝不從冬十月如廣陵故城廣陵故城謂之

蕪城今其處不可考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

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天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

波濤洶涌洶許拱翻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

孫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逕路夜要

帝要一遙翻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

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蔣

濟以為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為寇不可安

屯近其靳翻易以鼓翻帝從之車駕即發還到精湖據蔣濟傳精湖在山

陽山陽在下邳淮陰縣界今楚州山陽縣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連延在

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蹶船令聚豫作土豚

口錄作上厓廣韻作土地注云以草裹土築城及填水也遏斷湖水斷丁管翻皆引後

船一時開遏入淮中乃得還十一月東武陽王鑿

薨十二月吳番陽賊彭綺攻沒郡縣眾數萬人番蒲

河翻七年春正月壬子帝還洛陽謂蔣濟曰事不可不曉

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湖中謂到精湖水盡船不得過欲分半船

也宋白曰楚州山陽縣本射陽縣地晉義熙置山陽郡及山陽縣以境內有地名山陽因以為名戴延之

西征記山陽津名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

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漢丞相亮欲

通鑑卷七十一魏紀二文帝

七

出軍漢中前將軍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

陳到駐永安而統屬於嚴 吳陸遜以所在少穀詩

詔表令諸將增廣農畝吳王報曰甚善令孤父子親

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未廣五寸為伐二伐為耦

為耦注云并雖未及古人亦欲令與眾均等其勞也

帝之為太子也郭夫人弟有罪魏郡西部都尉鮑

勛治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魏武分魏郡置東西

廣平郡謂之三魏皆屬太子請不能得由是恨勛及

即位勛數直諫數所帝益忿之帝伐吳還屯陳留界

勛為治書執灋太守孫邕見出過勛見賢通翻時營

壘未成但立標埒標表也埒說文曰埒埒也邕邪行

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

止不舉塹七帝聞之詔曰勛指鹿作馬川趙收付廷

尉廷尉灋議正刑五歲灋議引灋而議也正結正三

官駁依律罰金二斤三官廷尉正監帝大怒曰勛無

活分分扶而汝等欲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

十鼠同穴鍾繇華歆陳群辛毗高柔衛臻等並表勛

父信有功於太祖事見五十九卷漢獻帝初平元求

請勛罪帝不許高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召柔詣

臺召詣尚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誅勛勛死乃遣柔還

本所為如此吳蜀諸公龔耶馨耶

寺票騎將軍都陽侯曹洪家富而性吝嗇票匹帝在

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不稱意恨之遂以舍客犯灋

下獄當死稱尺證翻羣臣並救莫能得下太后責怒

帝曰梁沛之間非子廉無有今日曹洪字子廉洪脫

卷初平又謂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勅帝廢

后矣於是郭后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初郭

后無子帝使母養平原王叡以叡母甄夫人被誅事

上卷故未建為嗣叡事后甚謹后亦愛之帝與叡獵

見子母鹿帝親射殺其母命叡射其子射而帝泣曰

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復扶帝即放弓矢

為之惻然偽為夏五月帝疾篤乃立叡為太子丙辰

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群撫軍大將軍

司馬懿沈約志曰中軍將軍漢武帝以公孫敖為之

比四鎮晉志諸大將軍開府位從公並受遺詔輔政

丁巳帝殂年四十通鑑書漢天子奄有四海者書崩

崩說文曰殂徃死也

陳壽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

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

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

后初明帝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潛思書籍

思相即位之後羣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

曄語盡日衆人側聽曄既出問何如曰秦始皇漢孝

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帝初蒞政陳羣上疏曰夫臣

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讎黨

左傳晉卻芮曰有讎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

偽失實譽音此皆不可不深察也 癸未追謚甄夫

人曰文昭皇后甄之壬辰立皇弟蕤為陽平王蕤

佳六月戊寅葬文帝于首陽陵葬于洛陽東北首

吳王聞魏有大喪秋八月自將攻江夏郡太守文

聘堅守文聘時屯石陽視穆曰魏初定荆州屯石陽

今臨嶂山在漢陽軍西六十里晉沔朝議欲發兵救

之朝直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莫掩不

備也今已與聘相拒夫攻守執倍終不敢久也先是

朝廷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先悉薦翻治直

禹到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

乘登吳王遁走 辛巳立皇子罔為清河王 吳左

將軍諸葛瑾等寇襄陽司馬懿擊破之斬其部將張

霸曹真又破其別將於尋陽此江北之尋 吳丹陽

吳會山民復為寇吳會吳郡會稽也會攻沒屬縣吳

童紹疏以
交游為業
以趨勢逐
利為先以
此

荀禹

王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

三郡豫章丹陽新都也吳錄曰東安郡治富春或曰

三郡丹陽吳會稽也項安世家說曰丹陽以多赤柳在丹陽山晉書南史並用揚字若丹揚則今江陵府

枝江縣楚之始封余按二漢志丹陽郡本秦鄣郡漢武帝更名丹陽郡若丹陽縣班志注誤誠如項氏所

云晉宋以後以丹陽郡為丹陽尹治秣陵二漢之丹揚郡治宛陵宛陵晉宋屬宣城郡治所既異漢魏之

時自當依二漢志為丹陽郡以綏南將軍全琮領太守

綏南將軍吳所創置琮至明賞罰招誘降附

王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冬十月清河王問卒

吳陸遜陳便宜勸吳王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

又云忠讜之言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利

聞王報曰書載子違汝弼而云不敢極陳

何得為忠讜哉舜曰子違汝弼汝無面於是令有司

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齋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

安令損益之十二月以鍾繇為太傅曹休為大司

馬都督揚州如故晉志曰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曹真為大將

軍華歆為太尉王朗為司徒陳群為司空司馬懿為

票騎大將軍華戶化翻歆讓位於管寧帝不許徵寧

為光祿大夫勅青州給安車吏從以禮發遣寧北海朱虛人

青州所部寧復不至復扶是歲吳交趾太守士燮

卒吳主以燮子徽為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

陳時代燮交州刺史呂岱以交趾絕遠表分海南三

郡為交州。以將軍戴良為刺史。海東四郡為廣州。岱

自為刺史。海南三郡交趾九真日南也海東四郡蒼梧南海鬱林合浦也遣良與時

南入而徵自署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自漢末之亂南方之人率

宗黨相聚為兵以自衛。良留合浦交趾。桓鄰燮舉吏也。叩頭諫

徵使迎良。徵怒。笞殺鄰。鄰兄治合宗兵。擊不克。呂岱

上疏請討徵。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而往。或謂岱曰

徵藉累世之恩。為一州所附。未易輕也。易以岱曰。今

徵雖懷逆計。未知吾之卒至。卒讀若我潛軍輕舉。掩

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

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

過工與良俱進。岱以燮弟子輔為師友。從事師友從事者署

為從事而待以師友之禮。遣往說徵。說輸徵率其兄弟六人出降。

降戶岱皆斬之。

孫盛論曰。夫柔遠能邇。莫善於信。呂岱師友士輔

使通信。誓徵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滅之。以要

功利。要讀君子是以知呂氏之祚不延者也。呂岱子孫

無聞

徵大將甘醴及桓治率吏民共攻岱。奮擊破之。於

是除廣州。復為交州。如故。岱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

又遣從事南宣威命。暨徵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

遣使入貢於吳

扶南在海大灣中北距日南七千里
林邑國本漢象林縣地直交趾海行

三千里堂明即道明國
在真臘北徼吉弔翻

烈祖明皇帝上之上

諱叡字元仲文帝長子
也謚法照臨四方曰明

太和元年春吳解煩督胡綜

據綜傳劉備下白帝權
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

得六千人立解煩
兩部督督督將也

番陽太守周魴擊彭綺生獲之

蒲

何翻魴
音房

初綺自言舉義兵為魏討吳

為于
偽翻議者以為

因此伐吳必有所克帝以問中書令太原孫資

沈約
志魏

武帝為王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
文帝黃初初改為中書令置監

資曰番陽宗人前後

數有舉義者

數所
角翻眾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

密論賊形執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數數日間船人

復會

事見上卷文
帝黃初三年

江陵被圍歷月

被皮
義翻權裁以千數

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其灑禁上下相

維之明驗也以此推綺懼未能為權腹心大疾也至

是綺果敗亡

二月立文昭皇后寢園於鄴

甄后賜
死於鄴

因葬
焉

王朗往視園陵見百姓多貧困而帝方營修宮

室朗上疏諫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大患故先卑其

宮室儉其衣食

論語孔子曰禹卑宮室
菲飲食而盡力乎溝洫

句踐欲廣其

禦兒之疆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

句音句
國語句

踐既獲成於吳其地北至于禦兒非其身之所種則
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卒以

報吳禦兒吳越分界之所今嘉興
府即其地今有語兒鄉施弋智翻漢之文景欲恢弘

通鑑卷七十一

鬼北二

明帝

三

祖業故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事見十五卷漢

文帝後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

事見十九卷漢武帝元狩四年治直之翻明郵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也

今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

林天淵足用展遊宴建始崇華二殿皆在洛陽北宮水經註穀水逕洛陽故城北東

歷大夏門下枝分渠水東入華林園又東為天淵池世語曰魏武自漢中還洛陽起建始殿近漢濯龍祠朝直遙翻若且先成象魏象魏觀闕也象者法修城

華如字池其餘一切須豐年專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

則民充兵彊而寇戎賓服矣 三月蜀丞相亮率諸

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

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

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

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

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

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悉

則宮中府中俱為一體蜀後主建興元年命亮開府治事所謂府中蓋丞相府也

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否皮鄙翻若有作姦犯科科律條也及為

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

宜偏私使內外異凜也觀孔明所謂兩不宜則侍中

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時攸之禕為侍中允為黃門侍郎費父弗翻禕吁韋

董允

目先主以來只是菲薄不恢弘

郭攸之費禕董允

向寵

翻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于遺季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

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向式亮翻姓也性行淑

均行下孟翻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

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

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行戶剛翻陳讀曰陣親賢臣遠小人此先

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願遠于願翻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

相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

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

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

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

以當世之事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二年由是感激遂許先帝

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

間事見上卷文帝黃初四年難乃且翻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自建安十

一年凡二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

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

渡瀘水經註犍為朱提縣西八十里有瀘津水廣六

瀘水兩峯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為難

賢曰瀘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經朱提至夔道入

江在今雋州南特有瘴氣三月四月經之必死五月

通鑑卷七十一

魏紀二 明帝

三

不為不义

苦深入不毛地不生草木為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

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駑音攘除姦凶興復漢

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分扶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

告先帝之靈治直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章其咎也過

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諷遵須翻察納雅言雅正

也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勝音

力智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北陽平石馬

水經註沔水逕白馬戍南謂之白馬城一名陽平關

又有白馬山山石似馬望之逼真後魏分沔陽置嶓

冢縣屬華陽郡隋罷郡置白馬鎮於古嶓嶷城縣亮

辟廣漢太守姚倬為掾倬音倬並進文武

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

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

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希慕也鄭氏周禮注屬合也帝聞諸

葛亮在漢中欲大發兵就攻之以問散騎常侍孫資

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

事見六十七卷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事見六十八

建安二十年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

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

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數所

斜余遮翻谷音浴撓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奴教翻曲也屈也

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

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

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四州荆徐必當復更有所發

興復扶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

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見賢分命大將

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懾彊寇鎮靜疆場場音將士虎

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

敝罷讀帝乃止初文帝罷五銖錢事見六十九使

以穀帛為用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薄絹以

為市雖處以嚴刑不能禁也要一司馬芝等舉

朝大議朝直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不

若更鑄五銖為便夏四月乙亥復行五銖錢 甲申

初營宗廟於洛陽 六月以司馬懿都督荊豫州諸

軍事率所領鎮宛宛於冬十二月立貴嬪河內毛

氏為皇后后典虞工卒初帝為平原王納河內虞氏

為妃及即位虞氏不得立為后太皇太后慰勉焉

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武帝立

帝立郭后皆非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禮記昏義古

正室好呼到翻者天子后立

虞氏

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其

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喪息浪翻虞氏遂絀還鄴宮絀救津翻初

太祖世祖皆議復肉刑以軍事不果太祖議復肉刑事見六十六卷

漢獻帝建安十八年其後文帝臨饗群臣詔謂大理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公卿當共善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及帝即位太傅鍾繇上言宜如孝景之令其

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劓魚器翻自如孝文易以髡笞可以歲生三千人詔公卿已下

議司徒朗以為肉刑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

寇讎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髡刑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魏制髡刑

居作五歲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刑易鈇駭耳之聲訾津私翻鈇大計翻在頭曰鈇在足曰鈇臣瓚曰漢文帝除肉刑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鈇左

右趾代刑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是歲吳昭武將軍韓當卒其子綜淫亂不軌懼得

罪閏月將其家屬部曲來犇為韓綜為吳所禽張本初孟達既為文帝所寵又與栢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殂階

尚皆卒卒子血翻達心不自安諸葛亮聞而誘之誘音酉達

議刑



數與通書陰許歸蜀數所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

魏興蜀之西城郡也文帝改曰魏興儀密表告之達聞之惶懼欲舉兵

叛司馬懿以書慰解之達猶豫未決懿乃潛軍進討

諸將言達與吳漢交通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

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

行八日到其城下吳漢各遣偏將向西城安橋木闌

塞以救達水經註魏興安陽縣西北有高橋溪曰文水入漢之口也漢水又東逕西城縣故城南又東逕木蘭塞南右岸有城名陵城周回數里左岸壘石數十行重壘數十里中謂之木蘭塞蓋吳兵向安橋而蜀兵向木蘭塞也安類要云伎陵城在金山州洵陽縣東雍漢水記即木蘭塞蜀軍救孟達之所

懿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司馬

懿時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

反覆一月間也上時掌翻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

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

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

也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appearing in vertical columns within the ruled area]

